

怨於人則亦無恫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錄了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其神亦如其劔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頴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眾人之所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以謙為德海以容為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為物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

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裕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

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頴濱蘇轍曰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

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眾人之會能處眾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牝者母也物莫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為牝

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處下物皆歸之

達真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為眾動之所歸以牝為眾牡之所往理固無化

以靜為下故也為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

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

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志勢難在乎力行故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己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

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為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以靜而為之下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黃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先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大國得小國則

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為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為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為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宋 鶴 林 彭 集 纂 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內者

穎濱蘇轍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尚不離於覆載之內況其他乎黃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為萬物之奧乎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為有有之又出也為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蘊奧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碧虛子陳景元曰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忤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反復元吉咸仰道之所保庇也  
涑水司馬光曰守而用之依於有道以自安

穎濱蘇轍曰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臨川王安石曰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道不善而求之則足以免於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人雖不善略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黃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為寶不善人得之可資以安  
程大昌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反也善人寶之則不善人且將背而遠之矣而此之寶彼亦保之其理何也孔子曰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可以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穎濱蘇轍曰善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清源子劉驥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黃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穎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壁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臨川王安石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日以駟馬璧玉過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壁世必以是為寶非吾所謂寶也

清源子劉驥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壁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黃茂材曰魏文侯問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然則貴為天子輔以三公加之拱壁駟馬之榮不如坐進此道亦可知矣

程大昌曰坐之為言安其所而不佞猶坐忘之坐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惡者為括此有罪所以免

故道之善救者如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耶者嘆美之詞也

穎濱蘇轍曰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污也

王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實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葉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焉有人災

程大昌曰若其昔嘗暴棄溺於不善矣今而回心向道則亦受而誨之未嘗違咎既

往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注曰聖人應物之有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

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微妙可觀矣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

神不虧矣口不嗜則恬淡恬淡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

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過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報怨猶報德也

王雱曰大小多少者畏事之小如大謹事

之少如多莊子曰不怨於人報怨以德者

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得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色相一不可廢若

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報怨而以

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世間之物與事

不過大小多少道一以貫之報怨以德仇

離怨絕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與天地同

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為而為不作而作自然而然也故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

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本甚小故言大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

舍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于真一大

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何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黃茂材曰道無為也而有無為之為道無



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何數之多少雖有忮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乎怨德如此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管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嚴君平曰是以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尉去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穎濱蘇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陸佃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既謹矣又當守之以謙故曰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曰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為大然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為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

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此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穎濱蘇轍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為之於未有著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陸佃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言造理而悟也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此言造形而悟也

清源子劉漢曰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故其安易持患生不意禍生所忽審其未兆而謀之乘其微脆泮而散之則易矣及其禍患已成而後謀之是猶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施其智巧聖人用智於未奔沈故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去其害道者而已  
黃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

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為於未有之前何為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治不濟而不謂之易為易治者其易可知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臣聖人見端而思末親指而知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三者喻不見幾夫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又如築臺乎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出手中天擬丘陵之大廣手數畝惡可毀哉又如遠行乎始登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彌峻嶺熾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運哉

清源子劉驥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黃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為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為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為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其可忽諸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當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為營為也執執著也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之有失因於有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是以聖人稟高明之性措意不在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心自然無為無執無敗無失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

卒先勤而後惰常以功業近成而不能戒謹乃復亡敗也若能謹末如初始終如一則所為無不成矣豈有敗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顏頊蘇轍曰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而厚耕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又曰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陳象古曰極力有為為極必敗極力以執執極必失  
○葉夢得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為故

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失以吾有執故  
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不謹  
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  
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碧虛子陳景元曰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  
也世俗以不欲為憂聖人以不欲為樂聖  
人之清靜節儉世俗之貪濁奢侈是以世  
俗之所不欲者適聖人之所欲也故視金  
玉如遺土也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

其分內之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  
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為過聖人以不  
學為真學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穎濱蘇轍曰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  
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  
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  
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  
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劉棻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  
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

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  
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達真子曰欲之所先莫甚於難得之貨學  
之所失莫甚於衆人之所過動不知靜為  
不知止皆所謂過也聖人欲期於不欲所  
以不貴難得之貨學期於不學所以復衆  
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為執之敵也故  
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  
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  
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  
衆人之所過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  
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  
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黃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  
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  
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寧不及  
故割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  
敢為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代而  
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  
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將以明民也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涑水司馬光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穎濱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  
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  
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  
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

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民  
雖有過亦小矣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冲曰智則生奸愚則  
反朴

達真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古之善為道  
者欲使民復歸其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  
使欲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葉夢得曰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偽不患其  
不明而患其明之過故聖人逆為之防而  
欲以道愚之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

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夫弓弩

畢戈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

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惑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姦生

涑水司馬光曰上下相欺

穎濱蘇轍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

而上下交相賊矣

陳象古曰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樗斗折衡而

民不爭

涑水司馬光曰王道正直

達真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闢人也

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

天也開天者德生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

返本復朴故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措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

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措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可為後世措模

陳象古曰措式不可渝也

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際矣遠矣與物反

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措式而不用其

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

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君常知福可任之賊

可去之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又

觀其跡與物違矣究其理則與民同歸

涑水司馬光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

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穎濱蘇轍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

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

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達真子曰然則此者能與物反歸於道也

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

物皆華吾獨朴物皆死吾獨生非為與物

反手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御注曰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

之如水之就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

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

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

懷微妙抱質朴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

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

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

百谷之歸江海矣

十六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

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

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為天下貴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六

長三

宋鶴林彭祖纂集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大大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感德者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似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已久矣若為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為大耶細小也夫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貴久矣審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  
穎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適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